

黄冈日报

新周末

2015.1.31

星期六

甲午年十二月十二

2015年第4期

总第12405期

国内统一刊号:CN42-0037

责任媒体 权威发布

中共黄冈市委机关报 <http://www.hgdaily.com.cn>

携手黄冈农商银行 生活平安幸福吉祥 黄冈农村商业银行 电话: 8663671

生活之美,无处不在

孙红梅

“生活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话透视了生活的本质和丰富的内涵。不信,我们到黄州街头巷尾看看就知道了。

在挤满了人的公交车上,一位老奶奶刷完老年卡挤向车厢,马上有年轻小伙子站起来说:“老奶奶,您坐我这个位置吧!”然后扶着老奶奶坐了下来。美,隐藏在人们暂居的车厢。

雨,一位小女生没带雨伞,站在校门口焦急观望。突然,一个比她稍大的男生把自己的雨伞借给了她,她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

美,原来在雨中也可以找得到。商店里,新款女装、童装、男士服

饰琳琅满目,色彩缤纷,让人耳目一新,赏心悦目;夜幕下的遗爱湖,霓虹灯不停地闪烁,伴随着轻音乐,悠闲的人们在湖畔、公园中尽情享受;城铁车厢里,人们或闭目静思,或眺望窗外美景,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美,在生活中真的无处不在!

我是一名普通老师,是传播知识、传递美好的使者。二十多年的执教经验告诉我,教师所要传递给学生的、传播给社会的是知识中渗透着的美,在美的享受中汲取知识的精华。所以,无论是课堂还是课外,也无论是登台讲课还是辅导学生自习,其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要让

学生感受到知识和美的完美结合,并让这种吸引力成为校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主旋律。

课前一句轻松的开场白,鼓掌鼓励举手答题的学生,给上课玩手机学生一个责备的眼神,与学生每一次愉快的交谈,单独为学生讲解知识的难点……这都是传播知识、传递美好的花絮,正是这花絮,簇拥着黄州区一中这座教育人的大花园,使孩子们在知识和美好的沐浴中百花齐放、茁壮成长。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我在传播知识、传递美好中也感受到愉悦、快乐和生活的美好。



姜天民的藤椅与匕首

刘醒龙



姜天民(1952—1990),英山人,著有长篇小说《真情》,故事集《虎口开花》(合著),中篇儿童文学《马儿儿求宝记》,诗集《春从北京来》,中篇小说集《小城里的年轻人》《爱的十字架》,短篇小说集《第九个售货亭》等。《第九个售货亭》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尚能抓住青春尾巴的年轻人站起来,用清爽的右手同我握了一下。

这简简单单的一握让我至今难忘,不是由于握过来的手掌有种在冰凉中挣扎的温暖,也不是由于那手掌上有一种异于平常人的朱红,而是右手中指第一关节上的那颗比黄豆大、比蚕豆小的硬茧。那时我已与钢铁机器共处数年,十指指根处无不生长着被钢铁机器磨出来的直到离开工厂十几年后才渐次消失的老茧,也见识了工友们因工种不同而在肢体上形状各异的老茧,绽放在中指关节上的硬如筋骨的茧花却是第一次见到。当我回到工友中间描述这枚老茧时,竟然无人相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那被叫做钢笔的东西,真的能与钢铁较劲,将肉身磨成硬骨头。很快这个从民办教师岗位上借调到小城文化部门工作的名叫姜天民的年轻人,成了我兄长般的朋友,不时在我们厂的车间和集体宿舍中出现。借故过来打探的工友,看清楚他那手指关节上真有茧花绽放之后,不免发出声声惊叹。一个人用一支钢笔将肢体上最不可能之处磨出老茧,需要何等意志与力量?

一个人的毅然决然既可赞叹,又显悲壮。认识姜天民不久,他患病住院,转氨酶值高达数百,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全靠点滴来维持。偏偏在这时,省内一家文学期刊通知他去修改中篇小说《淡淡幽香的槐花》。姜天民想也不想,就要求出院。医生再三警告,这时候中断治疗是要出人命的。情急之下,姜天民不惜做出若有问题绝不找医院麻烦的保证。

我一直相信,即便姜天民其时不在那个

岗位上,我们也会在宇宙时空的某个角落里相遇,并成为一辈子的朋友。不为别的,是因为志趣太相投了。那一次,带我到姜天民认识的学弟,冲着姜天民一口一声“老师”地称呼,我却脱口喊出他的名号。几乎在认识的那一刻,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交。在越来越多、越来越明快的交谈中,有一个话题是经常要触及的,那就是曾被贴在二层小楼大门上的那副对联,上下联的开头分别是“庙小”和“池浅”。几年之后,姜天民受上级单位赏识,经历百般辛苦、种种麻烦,得以离开这座小楼大门。当我更加辛苦、更加麻烦地进到这栋小楼内,坐上姜天民特意留给我那把破旧老藤椅后,有机会到古城黄州与他相聚。三言两语寒暄过后,他便问我感觉如何,我想也没想脱口将那副对联重复了一遍。随之而来的是我俩辛酸与共的喟叹。

姜天民走出这小楼大门之后就没有再回来,离开之日,就是诀别之时。在这一点上,我们性格略有区别,我是历经犹豫徘徊,三番咬牙,五次切齿,才最终下决心的。相比之下,我比姜天民要幸运,命运将他的血脉安排在那个地方的那份名义之下。我则不然,我的家族、我的天地,我五体投地的青草、我四季叩拜的黄花,在数百里之外的回龙山、扬子江畔,我的离开只关乎肉体,肉体的告别反而让灵魂更自由地融合在故乡故土之中。姜天民的离开既在于肉体,也在于灵魂。离开故乡,不再回头,感觉上不可能有快乐,感情上更是深潭般痛苦。姜天民在英年早逝的那一刻是否有过某种回望,已是无人知晓。记得那年在汉口殡仪馆送别的人流中,望见姜天民

决绝的最后模样,如同望见他又一次离开故乡。这一次姜天民走得太远了,远到无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再说匕首。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姜天民,其文学才华在极短的时间里全面爆发,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人心不古者肆意中伤的目标。妖言最甚的那一阵,姜天民手握一把我的工友用高速钢替他打制的匕首,恨不能宰了口中数出的一二三四五个人。这世界最丑陋的物什中,某些酸臭文人的口舌有足够资格上榜,最叹为观止的是那种分明连雕虫小技都不具备的人其妒火中烧后的厚颜无耻。

那一次姜天民拖着病体从武汉回来,再见面时,他闷头抽了几支烟,那样子不说也晓得,一定是小说没被那家杂志接受。抽完烟的姜天民将一只紫砂壶举起来,几乎要砸在地板上,大声骂出一句脏话后,才原原本本地说了经过。其实他不说我也明白,一定是受到那愤于中伤他人的一次中伤。成名之后,多家杂志抢着要这部《淡淡幽香的槐花》,其中也包括省里这家杂志,这一次轮到姜天民断然拒绝了。

那时的姜天民,时常两眼通红。因为年轻不识沧桑,我们都以为是愤怒的缘故,从未想过那是生命严重透支的危险征兆。人生奋进历程中,将对世俗的愤怒转化为生命动力,表面看来最为有效,藏在深处的却是自己对自己的残酷。(下转第三版)

《新周末》头版头条

黄冈市发改委 协办

程小宝的根雕摆进上海滩

杨益文 姚文清

1月26日,上海市一位叫吴传明的生意人,到武汉出差,回家时他特地转到浠水县清泉镇,慕名找到61岁农民根雕“土专家”程小宝,买走了三盆根雕。

程小宝年轻时就爱好根雕盆景。白天他下地劳动时看到有造型的树苑子就挖回家,利用业余时间设计、开坯、初磨、精雕。由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又名不见经传,农民的收入低,很少有人上门问津。他的根雕作品只有摆在后院,供亲朋好友和家人欣赏。

因为热爱,程小宝根雕不辍,从不因为产品卖不出去而气馁,他一边看书自学,一边实践,但更多的作品来源于头脑中的想象和灵感。他的作品有一种粗犷拙朴的美,千姿百态,每件作品都栩栩如生形象各不相同。

程小宝的根雕技术越来越纯熟,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他的作品慢慢地走进百姓家。他也成了小有名气的农民根雕师。黄石、武汉等地许多人开车来买他的根雕。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产品也供不应求。如今,当地居民想买他的根雕还要等候或托人。苏州、无锡、广州、上海找他定货的电话络绎不绝。

程小宝也成了当地的乡土能人。



霞映三江园

江国兵 摄于蕪春三江园风情小镇



英山东河:百年竹桥晃悠悠

帅又龙

英山,深秋的红叶实在艳丽。小胡歇个机会,便背上摄影包开车,邀我前往探胜。一大早,我们出温泉镇向东再向北,约半个多小时车程,爬上又一座山脊后,小胡将车停靠路边,说:“你看,连绵起伏的群山之巅,红黄紫绿交相辉映,还有那山脚下一条弯弯曲曲的大沙河,水石相激,波浪旋转,刹是壮观。”我们下到河谷,望着对岸那些掩映在山林间仅露出屋顶的农舍,深发感慨:“好一个世外桃源!”小胡想前去拍照,可河面不见桥。待转过几道河弯后,总算找到了一座桥。

那是一座摇摇晃晃的小竹桥。小竹桥是用松木桩作桥墩,桥面用乡村跳板铺成,相互间仅用铁丝绑扎固定,长约200米。小胡没走出十来步就急切蹲下并退回:“河水湍急,桥面狭窄,桥身摇晃剧烈,又没个扶手。不敢走!”我们都很胆怯。“哈哈!你们真胆小,这桥我们祖祖辈辈都走了百把年,下至小孩,上至老人,没一个

人害怕!”循声望去,一中年男子站在一在建的三层楼的墙上看着我们发笑。他问:“你们是哪里的客人,来这里搞么事?”小胡笑呵呵解释:“我们从武穴来,都是摄影爱好者,是你们这地方美丽风光把我们吸引过来的!”

听说远方来客,中年男子热情地请我们到他家屋顶上去拍照,说是视野开阔,视线良好。并兴奋地介绍:“这条河叫东河,别看现在枯水季节,河面只有二三百米宽。一到春夏,这河水就变成汹涌澎湃的黄河,河床会扩大两三倍。为方便两岸村民来往,我们每年九、十月,趁河水消退搭建便民桥,又抢在四、五月涨水前拆桥。用竹子架桥,每年一换,就地取材,简单易行。这种架桥方式方法在我们这里已沿袭了百余年!”

正说着,小胡忽然端起相机往山坡上跑,他边跑边说:“哎呀!一下守到了一个挑担子过竹桥的人。嘿!那人后面还跟着一只小黑狗。好镜头,好特写!”我立即把目光转向沙河竹桥,见过桥人是一个年

轻人,从他那沉重的脚步和竹桥的跳动,我分明感到他肩上的担子不轻。我真佩服他的平衡力,他居然轻轻松松、稳稳当当地就过来了。我刚凑上前想问问关于河对岸神秘村庄的一些故事。没想到,他刚一下桥,放下担子又空手返回桥上。

正当我们发愣时,青年人在竹桥上快步前行,很快扶住了从对面踏上竹桥的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年龄很大,佝偻驼背,步履蹒跚,我不禁帮她捏一把汗。我指着桥上青年人问屋上那位中年男子:“这老太太是他奶奶吧?好有孝心啊!”中年男子说:“他们不是一家人。这青年仔平日经常做好事,做善事,我们这一块的人都晓得。”听他一说,我们肃然起敬。小胡则迅速找好位置,拉长镜头,感人的一幕正在上演;但见在狭窄的竹桥上,小青年接过老人手里的一袋物品,腾出左手牵住老太太,他们一步一步在晃晃荡荡的竹桥上走着。由于桥面过于狭窄,小青年几乎是

侧着身子往后退引,老太太颤颤巍巍跟着他前行。老太太左腋下还夹着一根准备独自支撑过桥的竹棍和一把雨伞,她两只眼睛始终不敢离开桥面。

我清楚地听见他们在竹桥上边移步边对话。老太太大声地对小青年说:“你确实是一个好仔,愿菩萨保佑你多福多寿多生贵子。”小青年笑着回答:“婆婆,响应国家号召,俺不能多生超生,不能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老太太听了“扑哧”一笑:“那就生个双胞胎吧,生个多胞胎更好!”两人说着、走着,爽朗的笑声在河谷上空久久回荡。

英山东河的小竹桥,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月26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来到黄州,拍摄《百家讲坛·说赤壁》节目。《百家讲坛》外景主持人通过摄像机带领观众,走进历史事件发生地,感受东坡和赤壁赤壁的精彩传奇故事。本报记者 周伟 摄

本版编辑:范小翠 责任校对:刘 娅

二〇一四:在文字的光阴里行走 戴益民